

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

集刊



K 201 / 3

K201/3

#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 集刊

(第二辑)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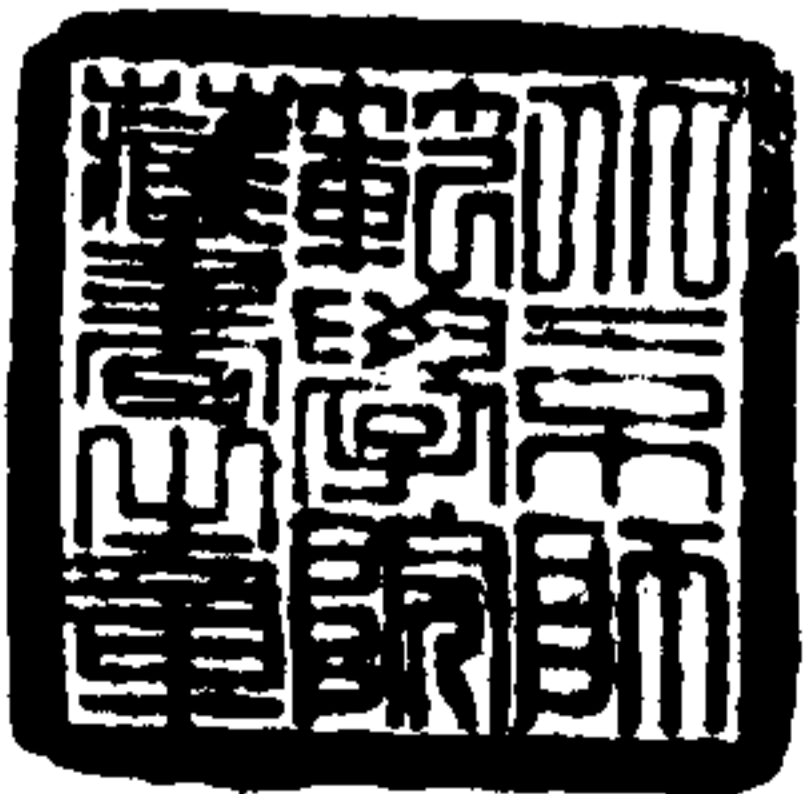
DA48/19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6743

上海人民出版社



856743

责任编辑 王界云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集 刊

(第二辑)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5 字数 265,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11074·499 定价 (六)0.93元

## 目 录

- 关于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李锦全 ( 1 )
- 试论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沈定平 ( 9 )
- “无为而治”与“让步政策”
- 兼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方诗铭 刘修明 ( 19 )
- 封建社会的渐进过程与农民战争……………冉光荣 伍宗华 ( 28 )
- 秦的奴隶制残余与秦末农民起义
- 读云梦秦简札记……………高 敏 ( 35 )
- 试论封建社会初期军功地主的统治与秦末农民起义……………邹贤俊 ( 44 )
- 略论李密……………胡如雷 ( 55 )
- 黄巢起义进军路线判析……………魏嵩山 ( 63 )
- 两宋农民战争“等贵贱、均贫富”口号初探……………傅宗文 ( 68 )
- 明代后期白莲教起义……………胡一雅 ( 81 )
- 关于李自成“流寇主义”的商榷……………顾 诚 ( 91 )
- 论张献忠的军事艺术及其杰出成就……………袁庭栋 ( 104 )
-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军为何不到江南
- 兼论明末南北社会经济、阶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王 鹏 ( 114 )
- 从辽饷九厘银的重新征收论清初三饷蠲免
- 关于明末农民起义作用论述中的一个史实订正……………郭松义 ( 123 )
- 关于清代乾嘉苗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张捷夫 ( 134 )
- 试论清朝中期白巾军起义四川战区的几个问题…胡昭曦 霍大同 杨 光 ( 141 )
- 论太平天国北伐……………傅崇兰 ( 164 )
- 关于豫王胡以晃之死……………薛瑞录 ( 173 )
- 补白：
- 读孙中山论太平天国革命的联想……………丁凤麟 ( 178 )

# 关于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李 锦 全

刘泽华、王连升同志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以下简称《动力》)<sup>①</sup>,提出一些很有见解的看法。编者在按语中也指出,希望哲学和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但确有不够理解的地方。下面提出一些质疑,向同志们请教。

## 一、怎样理解历史发展动力的科学涵义

刘、王两同志所写《动力》一文,开头部分是问题的提出。他们承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谈到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里主要根据是马、恩的两段话。一段是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sup>②</sup>从这段话概括出生产斗争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

另一段引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

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sup>③</sup>根据这段话,《动力》的作者认为:恩格斯是把“经济发展”列为“伟大动力”之首,并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肯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同时,还认为生产斗争是更为重要的最终的动力。

对经典作家这类论述,我有点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不错,经典作家从来是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认为是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历史活动,它决定着社会的状况。《动力》的作者概括为:生产斗争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这种提法我是同意的,但不等于这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恩格斯也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这里只是说明“经济状况是基础”,在人们创造历史时,“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sup>④</sup>我们一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

① 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③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④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里所讲的“决定”和“动力”是不能等同的。前者是指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谁决定谁。比如说:“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sup>①</sup>这说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又如说:“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sup>②</sup>这里讲的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又如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③</sup>这是阐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按照我的理解,上面讲的“决定”关系不能等同于“动力”。谁决定谁,还有个反作用问题,如生产关系能加速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具有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积极力量,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所有这些,经典作家都没有用动力或互为动力来说明其相互关系的。

关于动力这一概念及其科学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阐释得很清楚,他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sup>④</sup>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推动历史发展的根

本动力,应该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如果不讲社会内部矛盾,而把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生产斗争或生产活动,孤立地单方面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那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的。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他指出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列宁主张“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sup>⑤</sup>他还把这种观点应用到自然和社会方面,认为表现“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sup>⑥</sup>这是列宁用发展是矛盾对立面的又统一又斗争的观点来阐明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原理。

因此按照我的理解,从唯物史观来看,可以承认生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但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应该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两种论断因为是属于不同的范畴,本来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至于《动力》作者上面引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的那段话,我的理解,这段

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8—649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文选》第520—521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④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

⑤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⑥ 同上书,第711页。

话不能说明恩格斯是把“经济发展”列为“伟大动力”之首，他是把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作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而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那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当然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对，但恩格斯这段话，起码是把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作为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共同构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因和动力。而《动力》作者却以此作为生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依据，我认为说服力是不够的。

总之，《动力》作者这样来提出问题：即在肯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同时，把生产斗争说成是更为重要的最终动力、根本动力，我不同意这个论断。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一书中，第二章讲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下面细目有“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按编者的意图，这三项是平行并列而互相区别的。当然这三者的提法还可以斟酌，但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不归入历史发展动力的范畴，我认为是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的。至于说我国史学界多年来忽视生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阐发，这种偏向应该纠正，以后可以加强对经济史的研究，把它放在历史研究的重要地位，但不必因此把生产斗争或生产活动称之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纠偏”，我认为是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的。

## 二、怎样看待生产斗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动力》一文的第二部分，论证了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根据是人所熟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变革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文章论述了在研究中的

几个历史问题。如生产力与社会性质的关系，生产力与革命性质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同—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性的关系，生产力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至生产力对上层建筑直接的最后的决定作用，等等。应该承认，《动力》作者对有些问题的论述是有独到见解的，对深入讨论问题有很大帮助。但文章又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象任何时候社会的变化是完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按比例地平行发展的，这就容易陷入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的论点。恩格斯对这一点曾经特别提出过警告，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sup>①</sup>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举了实例，他说：“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sup>②</sup>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② 同上书，第478页。

恩格斯的告诫，我认为值得持生产力和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论的同志注意。就以《动力》作者提出的问题来看，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如说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决定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革命的性质，一般可以这样说，但也不能讲得过死，否则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些问题会变得扞格难通。如爆发十月革命时，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西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俄国高，沙俄当时还是一个带有军事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比较落后，但这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却爆发在俄国而不在西欧。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更加突出。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小生产经济象汪洋大海，而资产阶级革命又屡经失败。可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中国无产阶级却肩负起领导革命的重担，既代替资产阶级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又不停顿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按照生产力和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论者的观点，我国无产阶级不应该也不可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等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得到提高和发展，再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矛盾时，无产阶级才可能起来革命。或者无产阶级虽能领导民主革命，但革命的结果却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生产力相应得到发展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实践证明，我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从这些事例，可以说明单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不能决定革命性质的，还要看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情况，只有在两者不相适应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才能爆发革命。

以中国革命为例，近代的旧中国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但由于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生产关系极端野蛮落后，与生产力

的矛盾十分尖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百年来才不断爆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因此，要说鸦片战争后，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具体表现，则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sup>①</sup>我认为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是经过中国革命历史的实践所证明的。

另外有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有些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却没有爆发国内的社会革命。如现在欧美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当高，科学技术发展也很快，但没有出现革命的形势。原因也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进行分析。它们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因而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可以相应得到增加。这就使得资本家有可能从中拿出一些钱来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借以缓和阶级矛盾。这就是说，尽管这些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快，但由于生产关系方面得到了相应的调整，所以还有相适应的一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得以延缓爆发，因而没有出现革命的形势，这是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维持社会现状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进行分析，片面地认为社会革命都是由生产力性质与发展水平所决定，看不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矛盾中间的制约关系，那就无法对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前途，作出正确的估计。

《动力》作者还拿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例，认为所以出现各种主张，莫衷一是，是由于有关生产力及其如何决定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讨论得还很不深入所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4页。

致。按照这种观点，只要把一个历史时期或朝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弄清楚，那么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似乎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如以西周为例，从古文献和地下考古资料合起来看，在灭商以前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高的，社会形态可能还处在父权家长制阶段。灭商后，西周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不会一下子有较大提高，依此推论，那么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就绝不能出现封建制，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西周封建说判处死刑。但是这种简单的论证办法，能够解决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吗？

就一般情况来说，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的五种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次比一次高，但是当新社会刚出现时所拥有的生产力却不一定比旧社会的全盛时期优越。如西欧封建社会产生时的历史条件，当时“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了，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sup>①</sup>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欧封建社会早期的特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低，自然经济到处都占统治地位。当时的情况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一个封建经济单位完全自给自足，……那时没有贸易和交换，货币也是多余的，欧洲的水平低下到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的地步。”<sup>②</sup>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如奴隶社会，但是总得有个过程。斯大林说：“封建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奴隶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二百年，也许略少些。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当时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而生产的技术又非常原始。”<sup>③</sup>所以单从生产力的高低来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判断社会形态，这就容易使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未必符合实际。

总之，生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我们应该重视，但不能把社会的变化单纯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就容易陷入“庸俗的生产力论”，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 三、怎样分析在阶级社会中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动力》一文的第三部分，是论述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文章认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各因不同的基础而产生的两种矛盾运动，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这种观点我是同意的。但又认为两者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们的作用不是平行的，而是由生产斗争决定着阶级斗争。我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够准确，同时带有片面性。

按照我的理解，生产斗争是产生一切历史变革的终极原因，而阶级斗争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中，是生产斗争决定着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制约着生产斗争。

对生产斗争为什么是决定着阶级斗争，《动力》一文阐述了许多理由，文中虽也承认阶级斗争可以给生产斗争以巨大的反作用，表现为革命阶级反抗和改革落后生产关系的斗争又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却否认两者可以互为动力。其中主要一条理由：阶级斗争不总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落后阶级向先进阶级的斗争就不是动力，而是阻力。先进阶级向落后阶级的斗争一般说来对生产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但有时方针、政策错误，也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上面已经讲过，我也不主张互为动力论，的确，并非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推动生产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页。

②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9页。

③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1页。

的,但是不管充当动力还是阻力,在阶级社会中生产斗争总是受阶级斗争所制约,要想离开阶级斗争,离开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产斗争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sup>①</sup>斯大林也说:“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sup>②</sup>这里说明,人类要发展生产力,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从事征服自然的生产斗争,是离不开人与人的矛盾,即必然受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反过来“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发展。”<sup>③</sup>因此斯大林继续指出:“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但当“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时,就“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sup>④</sup>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而这一矛盾不断产生、局部调整和阶段性解决,即这一矛盾运动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历史前进。

但是有的同志,虽然承认人类社会和生产力确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但又说“把这一矛盾运动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不恰当的”。理由是“因为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对历史的发展又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在这一矛盾

运动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决定事物性质的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sup>⑤</sup>

杨生民同志的理解,我认为也是值得商榷的。在一对矛盾中,总有决定事物性质的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这是不错的,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它们决定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性质,但能否说奴隶主阶级在奴隶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中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呢?我看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探讨,因为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主要方面与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完全是一码事。

即使按照杨生民同志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来说,虽然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但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了。那么,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为什么又不能纳入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中呢?

由此可见,杨生民同志企图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运动割裂开来,想以此证明生产力既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也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我认为这种逻辑推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是表现为人和人的矛盾,而不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又总是表现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

②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6页。

③ 同上书,第648页。

④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第620页。

⑤ 杨生民:《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sup>①</sup>可见以生产力是矛盾主要方面为理由来排除生产关系的作用，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一般总是表现为阶级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sup>②</sup>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表现为奴隶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封建社会表现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人们总得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生产，所以在阶级社会中要想撇开阶级的对抗来侈谈生产力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接着他批评了一种观点：“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sup>③</sup>马克思这段分析，对我们如何理解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至于《动力》文中提出阶级斗争不总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如落后阶级向先进阶级的斗争就不是动力而是阻力的问题，我认为不能就孤立的一方来谈阶级斗争的作用。举例来说，如当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时，奴隶主是落后阶级，地主是先进阶级。当奴隶主对地主进行阶级斗争，要维护腐朽的奴隶制时，单从这一方面来看，是阻碍着生产的发展。但阶级斗争是一对矛盾，没有落后阶级的一方，先进的一方也不存在，没有反革命，革命一方的进步作用也不见了。所以当两种

社会处在交替时期，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作用。所以要谈阶级斗争会不会总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从整体来说，从矛盾发展的观点来看，答复应该是肯定的。如果割裂开来，只看到反动阶级的一方，当然是成为阻力。但没有阻力也就没有动力，作用与反作用，无论自然界的事物与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着历史前进。

这里附带谈一点，所谓落后阶级向先进阶级的斗争，我认为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反动的、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特别近百年来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它们侵略的对象多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近代的反帝斗争，爱国的地主阶级分子也参加了，难道他们反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侵略，就可称之为反动或成为发展生产的阻力吗？事实证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能摆脱先进侵略者在经济政治方面所强加的枷锁，要想独立地发展自己民族的新兴的经济和生产，那是困难的。只有赶走了这些先进阶级的侵略者，才能从获得解放中来发展生产力。如果笼统说落后阶级就不能反对先进阶级，那么近代反帝反殖斗争的历史作用，就有点难说了。

总之，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我认为生产斗争是最终决定着阶级斗争；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又是推动和制约着生产斗争。我同意说这两者是各因不同的基础而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8页。

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产生的两种矛盾运动，所以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恩格斯说：“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sup>①</sup>又说：“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sup>②</sup>这两处提法不同，不是用词上偶然出现差异，恩格斯所以这样论断，在用词上是有它严格的科学涵义的。

生产力和生产斗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应该承认，但这里也不要忘记马克思一句名言：“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sup>③</sup>所以讲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也是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因为从生产力内部来说，并不单纯是工具和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会受到革命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制约。如果否认这一点，认为生产力可以在社会的真空中得到发展，那是不对的。马克思说：“为了正确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sup>④</sup>这种观

点，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曾经反复予以申明的。

最后，《动力》一文的第四部分，提出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我是基本同意的。当前主要是肃清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庸俗阶级斗争论”对史学界的流毒，要大力开展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基本原理，即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开展讨论，只有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问题才可以逐步得到解决。

---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②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

# 试论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沈 定 平

近几年来，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围绕着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在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和“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认为人类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上层建筑乃至人类思维都是可以由生产斗争直接决定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有的同志对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及其社会改革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探讨。本文也想就这些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封建社会曾经是绵延了二千余年的有机体，充满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其中既有人与自然的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有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思想领域方面的矛盾、斗争。在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中，“物质生产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sup>①</sup>例如：封建社会两大对抗阶级的产生、彼此间的斗争及其转化或灭亡，都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又如，“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sup>②</sup>民族斗争中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还有，统治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无非是进行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即通过政治手段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人民所

创造的剩余价值。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也脱离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至于那些高悬于空中的思想领域，经济条件尽管并不重新创造出什么东西，但它却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如果您划出(思想领域——引者)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sup>③</sup>由此可见，物质生产活动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对于各种社会运动形式和思想领域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

但是，“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sup>④</sup>因为这些社会运动形式和思想领域一旦形成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各自的运动方向和特殊的运动规律，并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产生它的基础，对物质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强大的反作用。这样一来，为了使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和思想斗争之间，社会生活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形成内在的有规律的社会联系，就需要有一种社会运动作为中介或中间环节，这种社会运动既应该与物质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又能制约和影响其他社会运动形式和思想领域的发展。在以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引第2版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③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④ 同上书，第506页。

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运动形式只能是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与物质生产的密切关系，首先在于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sup>①</sup>可见革命阶级作为一种最强大的生产力，它内涵的革命因素与社会生产力的存在是完全一致的。在生产关系中，无论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还是产品的分配形式来看，统治阶级居于主导地位，其中一个阶级能够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乃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劳动农民同占据生产关系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它必然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所说：“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sup>②</sup>其道理就在于此。

阶级斗争与物质生产的密切关系，还在于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才能摧毁或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而不同的质是以量的不同为基础的。在一定生产关系所规定的质的范畴内，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的进军，一般表现为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由于自身矛盾引起的运动，生产力的量的积累终究要达到和超出生产关系规定的质的界限，于是，便表现为渐进过程的中断，表现为飞跃和质变，表现为容纳更多的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取代旧生产关系。然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由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

关系的转变，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必须借助于阶级斗争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因为旧的生产关系不会自行消亡，它受到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强有力的保护。于是，需要有一种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运动，有一种改造或摧毁旧的上层建筑的物质力量。革命阶级的斗争，便是这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运动和物质力量。这样一来，阶级斗争便不可避免，不仅一般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而且革命阶级的暴力斗争也不可避免，因为“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sup>③</sup>生产力渐进的量的积累，凝聚成阶级斗争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而为社会生产力在比较适宜的环境中顺利地发展创造了条件。

阶级斗争的中介或中间环节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它反映了并且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表现在唯有阶级斗争才能更直接、更深刻地影响其他社会运动形式和思想领域的发展。例如，在中国历史上燃起民族纷争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sup>④</sup>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民族斗争经常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往往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民族斗争也逐渐炽热起来。西晋末年移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乘时而起，明朝末年关外的满族乘虚而入，都是与阶级斗争的形势分不开的。又如，在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制度是培植不同统治集团利害冲突的温床。而中央集权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② 同上书，第104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8页。

④ 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16页。

的封建体制，主要是在镇压和防范农民反抗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日臻完善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不仅如此，“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sup>①</sup>历史上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官之争，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明朝末年的东林、阉党之争，都是一些典型的事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不能不受到阶级斗争规律的制约。还有在思想领域，除哲学思想有一部分直接来自于生产实践外，其余如政治、法律和另一部分哲学的理论以及宗教观点等等，虽然经济影响将起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sup>②</sup>在这里，阶级斗争的中介或中间环节的作用，同样是十分明显的。

在阶级社会中，乍看起来，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的界限似乎是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批评了这种“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他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sup>③</sup>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黑格尔所说“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这段话后，写道：“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打倒天——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sup>④</sup>我们看到，社会的物质生产也如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它的直接性。生产力通过生产关系这个中介作用于阶级斗争，这又是它的间接性。对于生产关系来说，阶级斗争作为“生产关系所固有的”、“具体社会表现”，<sup>⑤</sup>这

是它的直接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通过阶级斗争这个中介制约和影响其他社会运动形式与思想领域的发展，这又是它的间接性。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作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sup>⑥</sup>正是通过直接性和间接性，通过转化和过渡，通过阶级斗争这个“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sup>⑦</sup>推动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影响着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构成整个世界有规律的历史联系。

由于主张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的直接动力的同志，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阶级斗争，人为地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这样就把本来是统一的社会，分割为几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解释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基础的物质生产，究竟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手段作用于它的上层建筑，制约错综复杂的社会运动形式，影响思想领域，形成整个世界有规律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同志也无法回答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究竟是怎样“直接”决定着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上层建筑和人类思维的。那种把生产斗争既当作“最终动力”又当作“直接动力”的观点，表面上似乎特别重视生产斗争，但是，因为这些同志忽略或者割断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内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使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②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④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3页。

⑤ 《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⑥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

⑦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斗争在社会生活中固有的重要作用无法付诸实现。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只具有抽象的空泛的意义，而缺乏坚实可靠的历史基础。

由于这些同志忽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不适当地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甚至把它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样就有可能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倒退到生存斗争论。恩格斯曾经批评了那种“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的观点，指出人不同于动物，人能够生产、制造生活资料，而“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因为社会既然围绕着享受和发展资料进行斗争，那么不同的阶级势必要争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 leadership，这自然将引起频繁的阶级斗争并导致深刻的社会革命。恩格斯在比较了阶级斗争和生存斗争的观点以后，指出：“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性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sup>①</sup>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坚持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真正动力的观点，才能更深刻更生动地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包罗万象、丰富多采的历史内容。

## 二

我们在探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时，不能不注意不同阶级的人们在历史上的活动，不能不重视劳动人民伟大的历史作用。因为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只停留在纯粹的理论，而应该深入历史的实际。不应该只注意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物与物之间的联系，而应该注意不同阶级的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

到真正的出发点”。<sup>②</sup>站在这个历史的出发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我们强调物质生产的发展在历史进程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而劳动人民本身便是一种最强大的生产力。我们承认阶级斗争是为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的社会运动，而劳动人民则是这个运动的主力军。因此，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充分肯定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列宁还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sup>③</sup>

在封建社会，农民是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本阶级，这是一个既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热情同时又带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的阶级。当封建地主阶级从奴隶主手中夺取并巩固统治权力以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的主要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农民阶级的身上。农民阶级由于特殊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属性，在担当历史的重任时也不能不暴露出本身固有的弱点。农民在经济上是“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sup>④</sup>这种经济特征决定了农民阶级的二重性。作为劳动者，在长期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生涯中，积聚着对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3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

③ 《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20页。

④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0页。

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具有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和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作为小私有者，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生产方式，即使它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而处于经常的分化和不稳定的状态，也使它无法强大到取封建地主经济而代之，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而与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我们往往看到，当革命农民前仆后继、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生产力发展铺平道路的时候，其阶级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它的革命性和保守性，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步趋势和落后倾向常常交织在一起，使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然而，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正是这样一个带着地主阶级鞭笞的满身血污和封建思想侵蚀的满面灰尘（如天命和皇权思想、宗族和宗法观念、宗教和迷信意识，等等）的农民阶级，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也锤炼了中华民族光荣的革命传统。

对于这样一个既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又具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的阶级，如果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世界观出发，在肯定农民阶级历史首创精神的前提下，对于其固有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在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的历史条件下，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的原因，揭示旧式农民革命既不能推翻罪恶的封建制度，也不能获得自身解放的客观规律，那末，这些同志的努力，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有关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那些主张生产斗争是唯一的直接动力的同志，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用“冷静的历史观点”进行“科学分析”为理由，对农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农民领袖的伟大功绩和农民阶级的革命传统，提出了非历史主义的责难。

有的同志不从封建制度本身去寻找社会

发展缓慢的原因，不把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一度停滞和萎缩归咎于封建暴政的恶果，而说什么农民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的长期衰落，阶级斗争妨碍了封建社会的发展。这种将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成历史前进阻力的观点，实际上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表面上，这些同志特别重视生产斗争，自然也不会否认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如果农民仅仅埋头于生产劳动，对自己被欺凌被压榨的悲惨命运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话，其结果不仅进行社会生产的财富将被封建统治者挥霍殆尽，劳动人民也会因为得不到起码的生活资料而濒临死亡的绝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怀有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又何尝可能变为现实。正因为农民阶级勇敢地投身于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才使他们能够在正常的生产斗争中，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因此，那种“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是消极的，而在生产斗争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劳动农民在历史上毫无进步作用可言，那末谁是封建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呢？

有的同志以成败论英雄，以为失败了农民战争根本不可能推动社会前进。据此，他们认为，农民领袖李自成、洪秀全因为忠实于平均主义的理想而失败，他们应该对中华民族发展缓慢和落后挨打负有历史的责任。而农民领袖朱元璋因为蜕变为封建皇帝而取得胜利，他为加速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应予高度的评价。限于篇幅，我们无意在这里对平均主义的历史功过作出全面的评价。但是，应该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①</sup>我们不能因为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所起的反动作

<sup>①</sup>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